

陳黎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 之「醜的美學」初探

楊雅雯

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國文教師

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是陳黎的第八本詩集，收錄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之間的作品。作者於〈後記〉自言：

年輕時讀新批評論者編的文學讀本，開宗明義就說：「沒有衝突，沒有文學。」……文學，乃至於人生中，充滿了種種衝突，苦惱與波動：四季變化，生老病死，愛恨情仇，喜怒哀樂……。這本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中呈現的，一方面固然是這些普遍性的人間苦惱以及超越苦惱之可能，一方面則是一個創作者如何持續創作，如何自我超越，適得其所的苦惱。

（陳黎：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，臺北市：九歌出版社，2005年，頁183）

詩集中，作者一如以往力求翻新突破，嘗試建立新的美學詩藝。五十首詩作融合多樣風格，或在不同的題材中流露出對生活、文化的敏銳度，或穿越時空、承續古今中外經典，或拼貼、解構，創造新的詩歌語言，或加入新技巧，創作具有視覺衝擊的圖像詩，甚至是結合韻腳、狀聲詞，打造影音兼備的聲音詩。不論是詩歌內容，還是風格，皆在詩的美學面上有了不同的試驗與開展。

上述的幾項特色，已在前幾本詩集中展現，多有前人研究，本文不再贅述。然而，在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一書中，作者以開創者之姿，在既有的傳統美學外，翻轉出獨創的「醜的美學」。本文由此論題出發，先就中外學者之論定義「美」，接著爬梳文本，探討何謂「醜的美學」。

一 「美」的定義

朱光潛《談美》一書，第一談〈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〉裡便提到，人因為身分、職業不同，見著同一棵古松，所「知覺」到的便是三種不同的東西。他在〈情人眼底出西施——美與自然〉一文中說：

康德以為美感判斷是主觀的而卻有普遍性，因為人心的構造彼此相同。黑格爾以為美是在個別事物上見出「概念」或理想。……美感起於形象的直覺。形象屬物而卻不完全屬於物，因為無我即無由見出形象；直覺屬我卻又不完全屬於我，因為

無物則直覺無從活動。……所以每個形象都是每個人憑著人情創造出來的。（朱光潛：《談美》，北京市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頁74-76）

因此，當你覺得「美」時，包含著人的主觀情感。人帶著直覺欣賞事物，「美」或「醜」是人的情感投射。當我們在欣賞萬物時，是「我」的情感與「物」的姿態進行交流。不帶有任何反省與理解，全憑直覺，無任何成見。相反的，批評的態度是冷靜的，不雜有任何情感。

朱立元《美學》第一編第一章〈審美現象與美學學科的形成〉：

審美對象有超越形式的層面可以從一個較極端的現象中顯示出來，那就是「醜」的現象。在廣義的審美領域，不僅是「優美」，「醜」也是一個正當的主題。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名著《惡之花》就是以「醜」為審美主題的典型例子。在這本詩集中，波氏描寫妓女、描寫腐屍，給人以強烈的刺激；著名雕塑家羅丹創作過展示老妓女乾癟身體的《歐米哀爾》作品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《巴爾札克像》也不是以和諧、優美為形式的。什麼是「醜」，這個問題很複雜，答案的一方面可以說是形式上的問題，形式不和諧，不優美，讓人不愉快，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「反形式」。……它為了給出超出形式的東西，不惜以對形式的破壞來強調它。（朱立元：《美學》，北京市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7）

依上述理論，一件事物的美醜，每個事物的形象都是人憑著情感創造出來的，而這主觀情感又會被意識形態所影響。醜，揭示了審美對象中更深的層面。因此，刻板印象總是以瘦、優雅、鮮花為美；肥、粗魯、屎尿為醜。而在陳黎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一書中，它改變了既定的審美觀，將一些我們所認為汗穢骯髒的意象寫入詩中，一反常態，作者賦予其詩化的語言與音樂性，化醜為美。

二 「醜」的審美觀

以詞牌〈六醜〉為題，探討在刻板審美觀念之下，如何扭轉世俗所認定的美醜判斷標準。詩中首三句，引了北宋詞人周邦彥的詞作〈少年遊〉「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指破新橙。錦幄初溫，獸香不斷，相對坐調笙。」展開全詩的敘述。詞中準確地以破橙、調笙等幾個動作，在尋常瑣事中寄寓深情，創造出意態纏綿的詞境。之後，從「吳鹽」二字諧音「無鹽」，對醜女鍾離春有了新的評估與見解。戰國時代齊國「無鹽」地區有一女子，因貌醜未婚，直到向齊宣王提出治國方針，齊王敬佩其才德，娶為皇后，封為無鹽君。「無鹽如何調味／無色如何調情／沒有前凸後翹的／惡地形，沒有驚心／動魄的媚態姿／如何引爆一顆／慾望的果實」、「無聲如何作樂／無女如何成姦／沒有便佞的口舌／精雕細琢之修辭／如何在枕邊，在殿前／以觸覺，以聽覺／挑撥君王之

身心／讓他們發春，叫春」（陳黎：《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》，頁101-103），「無鹽」即「無色」，如何吸引男性的佇足，更何況醜女無鹽之容貌——「白頭深目，長指大節／昂鼻結喉，肥項少髮／折腰出胸，皮膚若漆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4），非紅顏，青春已過。之所以得到齊宣王賞識，是因為智慧。

陳黎於詩中重新建構美的定義。不再是女子無才便是德，才性也可能成為獲得異性青睞的優勢。作者明言「春天是什麼？怨我／直言，春天比一張擦／屁股用的衛生紙還薄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3），美貌稍縱即逝，醜怎樣成為一種美德？後半段打破「東施效顰」的刻板印象，醜女自有其長處，無須效法西施捧心之美。「我的男人即便愛吃檳榔／胭脂，我也從不是捧心／效顰，路邊學賣的東施／女子有才，難道不能／是美，是德？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4）正如《世說新語·賢媛》篇，許允婦：「夫百行以德為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！」作者重新定位女性的價值，翻轉了美醜的定義。「女子有才，難道不能／是美，是德？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4）除此之外，陳黎善用語言，使得字詞不只可從字面解讀，更蘊含深意。「離春」，呼應「多少詩人們願春暫留／而春歸如過翼，一去／無跡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3），「春天還沒離開，已然是秋冬之身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4），鍾離春，離「春」已遠，與美本不相干，同時也化用了周邦彥〈六醜〉：「願春暫留，

春歸過翼」一句，作者賦予詩句和歷史人物新的意義與定位。

至於〈肥盟〉一詩，則以環肥燕瘦的典故作為詩歌的題材。詩中以「我一肥而全家惠」、「我一肥而天下惠」二句貫串全文。為何豐腴的身材，可施惠於家族、天下？此一疑問，帶起讀者的想像。楊貴妃——唐玄宗的寵妃，身材豐滿，膚如凝脂。深受寵幸，安史之亂為反楊國忠而起的叛亂，但禁軍士兵皆視楊貴妃為禍國紅顏。以下幾句「為了滿足我小小的慾望／讓愛我的男人廣修御道／快馬加鞭，把最肥的荔枝／從南方快遞到我的舌尖／我加速了交通的建設／我繁榮了水果栽培業／我熱中室內運動／提倡以體育治國／從此君王不早朝／而改做早操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98-99），一連化用多個典故，寫出玉環的驕縱與淫奢。「我是楊玉環／超黨派，超族群，超時空的肥盟發言人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100），則以戲謔、幽默、諷刺的筆法，揶揄楊貴妃之肥美。上述二詩，以其獨到的見解，重新建構讀者既定的印象。美與醜，在陳黎的詩句之下，頗值得讀者玩味。

三 「醜」的意象、「美」的節奏

另外，陳黎的詩作，生活瑣碎、骯髒粗鄙之事皆可入詩。如〈屁貨幣時代〉：

腰纏萬貫，身懷鉅款，戰戰兢兢，怕被搶劫的時代，過去了。／刷卡付費，刷卡提款，卡東卡西，怕被盜用的時代，過去

了。／這是一個輕鬆，輕貨幣，輕風險的時代。／這是一個以屁為貨幣，輕盈，飄逸，攜帶、使用兩方便的時代。／不佔空間，不怕露白，不怕偽造，不怕通貨膨脹。／逛街購物，消費結帳，只要放個屁。／註冊繳款，納稅賄賂，只要放個屁。／不必求什麼銀行，你的肚子就是最好的錢庫。／不必找什麼櫃員機，你的肛門就是自動吐鈔機。／有聲有味，絕無銅臭的市場新貴：／一屁接一屁，珍寶似的晶晶碧碧聲，彷彿綾織布／一匹匹，錦緞一匹匹，金幣沙沙沙……／美不勝收，悅耳爽鼻又爽身的健康經濟行為。／人人可以為富翁，人人可以大膽放屁。／只有屁是唯一的貨幣。／只有屁能使鬼推磨。／其他金銀財寶鑽石珍珠，有個屁用？（陳黎，2005，頁93-94）

陳黎將帶有惡臭的屁味與人們重視的金錢相結合，反諷當今社會重財輕義的價值觀。讓人掩鼻、排斥的屁味，一躍而上，成為珍貴的物質，甚至是「其他金銀財寶鑽石珍珠，有個屁用？」打破一般的美學原則，一聲一聲的放屁聲，似連貫成富有節奏的韻律。化醜為美，翻新讀者的思考模式。屁「輕盈」、「飄逸」、「美不勝收」、「悅耳爽鼻又健身」，相反的，錢幣只有銅臭味。讀完此詩，一方面莞爾一笑，另一方面則刺激人們思考——真正的有價的究竟是什麼。

〈馬桶之歌〉也是運用譬喻的手法，將馬桶比喻為「人類物質文明的博物館」，媲美為「藝術精華的羅浮宮、故宮博物院、美

術館」等藝術場館，並「不乏嗅覺、視覺的招待」。強烈的反差，賦予馬桶藝術之美。而「你們有奧塞美術館，我是「放塞」（ㄅㄨㄛˋ、ㄇㄛˋ）、「漏塞」（ㄌㄡˋ、ㄇㄛˋ）美事館／你們是大都會博物館，我呢，我想每個人每天「大都會」來本館遊覽好幾回／你們是龐畢度藝術中心，我則是「龐脾肚」物流中心，吞納來自龐大牌、胃、肚、腸的各色流通物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95），陳黎善用諧音創造效果。以美術館的運作，比喻馬桶的流通。「放塞」（ㄅㄨㄛˋ、ㄇㄛˋ）、「漏塞」（ㄌㄡˋ、ㄇㄛˋ）等粗鄙的字眼，在陳黎的作品裡，變得詩意。

賴芳伶《新詩典範的追求》：「沒什麼主題是不富詩意的，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」。（賴芳伶：《新詩典範的追求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2年，頁90）〈達達之歌〉中，陳黎將便溺的聲音轉變為音樂的節奏：

夜裡，一列火車在雨中載著尿轟隆而過／把一世紀的尿意傾倒進我的屋頂／在夢的屋簷一滴滴落下的是／混合著雨水的全世界的尿液／毛主席露著毛從無力的膀胱滴下的，達達／委員長夫人拿著毛筆從花鳥畫的宣紙滴下的，達達／我的祖父在病床上從輸尿管滴下的，達達／你的祖母在房間一角破夜壺裡滴下的，達達／達達，達達／混合著雨水，檸檬汁，仙草蜜，精液，陰道的分泌／達達，達達／每一個人都要尿尿／／那個女孩騎著滑板車過來跟你傳教，她的父親是／銀行的董事

長，她們夏天經常到海邊的別墅渡假並且／游泳。她爸爸是不可侵犯的銀行的董事長兼／教區執事，但她們也要尿尿，在海邊，在閃爍的沙灘／褪開貼身的游泳褲，露出屁股／／達達，達達／混合著海浪，電視新聞，讚美詩，教堂的風琴聲／達達，達達／每一個人都要尿尿／／小史圖亞特的父親老史圖亞特從來不認識的／瓦歷斯·鐵木的父親鐵木·洛帝，在部落裡／養了一隻狗，帶它去打獵，帶它去葬禮／帶它去城裡的便利商店買超大杯的可樂／它的狗不喝可樂，但是鐵木·洛帝喝／它的狗在路旁的電線桿下翹起一隻腿，達達／鐵木·洛帝也在路旁的電線桿下分開兩隻腿，達達／開貨櫃車的司機看見了也走下來，達達／賣檳榔的西施看見了也蹲下來，達達（陳黎，2005，頁47-49）

從第一節開始，即以「達達」二字貫串，讀來像是一首交響曲。有趣的是，在〈錯誤〉一首詩中，達達是馬蹄聲，是思婦心碎的原因。而在這首詩中，作者將之轉化成尿液滴落的聲響。聲音與畫面相輔相成，呈現出社會縮影、人生百態。有毛主席、委員長夫人、銀行董事長等社會地位高的人，也有祖母、祖父、部落原住民兩代父子、狗、開貨櫃車的司機和賣檳榔的西施，不管處在社會的哪一個階層，不分種族和身分，便溺是正常的生理反應。每一個角色出現時，陳黎在詩句中不斷地加入「達達」的聲響，正如交響樂團中的樂手，各司其職，奏出不同的樂音。中間一段「達達，達達／混合著海浪，

電視新聞，讚美詩，教堂的風琴聲／達達，達達／每一個人都要尿尿」，尿聲、浪濤聲與風琴聲，此起彼落，藉由音樂的美感，將原本惡臭骯髒的尿液，變得富有音韻美。不同階級、身分地位的人，也在達達聲中弭平。

四 美醜互置，新的詮釋

至於〈添字〈添字采桑子〉——改造李清照〉一詩，作者一改李清照婉約詞，以柔美見長，語言清潤之特色。

窗前誰種芭蕉樹？

陰滿中庭

陰毛滿中庭

葉葉心心（多美妙的用品！）

舒卷我有餘情愁

不再傷心枕上三更雨

點滴霖霖

點滴淫水霖霖

愁損北鄰獨居男人

不慣起來聽

（陳黎，2005，頁115-116）

詩中以方格標註的字，皆是陳黎所加。〈添字采桑子〉為李清照南渡之後的作品，上闕以芭蕉起興，雨滴點點落在芭蕉葉上，正如打在離人的心上。無限愁緒，在這孤寂的夜晚，更添淒清。李清照善用疊字與疊句，增加詞作的音樂性。陳黎以此作為基礎，增添數字。原本的離情愁思，轉瞬變為色情。巧

妙使用語言遊戲，一字之差便可從「陰滿中庭」，變為「陰毛滿中庭」。詩莊詞媚曲俗，宋詞之清雅，已蕩然無存，取而代之的是異性與情慾。中文字，一字一義，在陳黎的詩作裡，被大膽的使用。

忽必烈——大元帝國的奠基者，完成中國的統一。蒙古族，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。陳黎在〈忽必烈汗〉一首詩中，將君王塑造成希望能建造一座可以移動的巨大寢宮，充滿美酒、鴉片、甜膩與性愛。「我不要固定的東西。我已經厭倦／那些住在固定房間，使用固定香水／在固定程式後發出固定呻吟的嬪妃／雖然她們成千上萬……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50），忽必烈的王者形象，在陳黎的詩中已不復見。正如陳義芝先生在《聲納——臺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》所言：

在題材選擇上，現代主義作家不願受制於所謂合不合宜的規範。現代主義者以為藝術的任務就在藝術本身的完成，理應超越一切現實秩序之上。現代主義者描繪現實以外的景象，力求脫離慣用語或傳統形式，它主要的創作目的，在引起衝撞，呈現不銜接感、危機感。它是內省的、重視技巧表現的、自我懷疑的、與過往精神文化決裂的，對傳統神話、價值觀、秩序結構，產生了懷疑從而加以否定。（陳義芝，《聲納——臺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8）

陳黎嘗試將美醜互置，掙脫一般和諧美感的窠臼，實驗文字語言，脫胎換骨，化美為醜，或是賦予醜的事物，美感節奏與韻律。

〈退休聯盟〉一詩，共有三節——「退休運鈔車司機聯盟」、「退休理髮師聯盟」、「退休教師聯盟」。第一節首三句：「他們載過夢／曾經比大多數有錢人更接近過財富／卻從未成真」，如今只能淪為電動玩具店的賽車手，在虛擬的世界裡尋找認同，唯有在閃爍的螢幕裡，才可以逞英雄。「他們知道鈔票很輕，很虛／而人生比鈔票還輕，還虛」（陳黎，2005，頁90），似乎也在告訴讀者，我們終其一生追求的財富，虛幻無形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。第三節，作者將退休教師的無奈、空虛、矛盾、激進等面向刻劃得淋漓盡致。退休前，是士農工商的第一階層；退休後，為了給頓失依靠的生活一塊浮木。平時關心或不關心的事物一股腦的填滿。運鈔車司機、理髮師以及教師，退休前，社會給的刻板地位不盡相同，退休後，在百無聊賴的瑣事中，不管原先的工作為何，已不重要。

五 結語

老子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」。美與醜，是相對的概念，在這本詩集中，陳黎將我們所以為「醜」的事物美化，形成另一種新的形式。在這些意象中，注入新的生命，跨越了原始的審美觀與感官體驗。尤其是轉化、翻新之後，予人新的啟示與省思。在「醜」與「美」中擺盪，透過聲響音律、語言遊戲、意象翻轉，新的詩學風格體現。